



周读书系

Vol.32

执著的天才

——玛丽·居里的魅力世界

〔美〕芭芭拉·戈德史密斯 著 郭红梅 曹军 译

作者引经据典（包括日记、信件和对居里夫妇家人的采访），逐步剥开神秘的外衣，为我们揭示出了玛丽·居里真实的面貌，讲述了她惊人的发现，以及她为名声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执著的天才

——玛丽·居里的魅力世界

[美] 芭芭拉·戈德史密斯 著 郭红梅 曹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读书系·执著的天才 / (美) 戈德史密斯著; 郭红梅, 曹军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1

(周读书系)

书名原文: Obsessive Genius: The Inner World of Marie Curie

ISBN 978-7-5357-8773-6

I. ①执… II. ①戈… ②郭… ③曹… III. ①居里夫人, M. (1867 ~ 1934) —传记 IV. ①K835.65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7577 号

Obsessive Genius

Copyright © 2005 by Barbara Goldsmith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独家获得本书简体中文版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05-052

周读书系

执著的天才

著 者: [美] 芭芭拉·戈德史密斯

译 者: 郭红梅 曹 军

出 版 人: 张旭东

丛书策划: 朱建纲

责任编辑: 贾平静 吴 炜

整体设计: 萧睿子

出版发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 本社直销科 0731-84375808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 长沙县黄花镇印刷工业园3号

邮 编: 410137

出版日期: 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

开 本: 787mm × 930mm 1/32

印 张: 7.25

书 号: ISBN 978-7-5357-8773-6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周读书系编委会

主任：朱建纲

副主任：尹飞舟 蒋新建 毛良才 刘清华

成员：黄远征 杨俊杰 戴茵 谢清风 张旭东
易言者 章育良 黄楚芳 张健

目录

引子	003
第1章 早期影响	008
第2章 “我诚实地面对一切”	021
第3章 巴黎	034
第4章 皮埃尔	042
第5章 非凡的故事	050
第6章 “这是全新的问题”	057
第7章 “最佳赛跑选手”	069
第8章 “美丽的色彩”	079
第9章 “这种能量源自何处”	091
第10章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097
第11章 “我们生命中的灾难”	103
第12章 “我们那时非常幸福”	116
第13章 变化	124
第14章 “孩子……也不能唤醒我的生命”	134
第15章 “无形物体的化学”	143
第16章 荣誉和羞辱	154
第17章 “她非常坚强”	166
第18章 “我所有的力量”	172
第19章 神话的诞生	180

第 20 章 传递火炬	194
第 21 章 玛丽的遗产	209
致谢	202

引 子

1995年4月20日，巴黎。白色的地毯沿着苏夫洛街，铺到先哲祠门前。法国国旗的点缀从教堂的大穹顶延伸到人行道。踏着马赛曲的节拍，法兰西共和国禁卫军踏着白色地毯前行。沿街而立的成千上万的民众也异乎寻常的安静。庄严肃穆的队伍经过，一些花儿轻轻摇摆。高举着1米多高的蓝、白、红色希腊字母的巴黎高中生跟在居里研究所全体人员的后面——这几个字母分别代表 α 、 β 、 γ 射线。

队伍接近先哲祠时成扇形散开，向上凝视着大穹顶下的一个平台，上面坐着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等社会名流。密特朗在14年总统生涯的最后几周，忍受着癌症的折磨，决定为这位“法国之妇女”献上自己最后的致辞，并做出了将居里夫人和她丈夫皮埃尔的骨灰安置在先哲祠这一惊人举动。这使得玛丽·居里〔玛丽亚·萨罗米·斯克罗多夫斯卡，（Marya Salomee Sklodowska）〕成为第一个凭借自己的贡献被葬于此的女性。人们把居里夫妇的骨灰从索镇（Sceaux）的郊区的坟墓里迁到法国的不朽之列中去，与米拉博伯爵（Honore-Gabriel Riqueti，即Comte de Mirabeau）、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维克托·雨

果 (Victor Hugo)、伏尔泰 [Voltaire, 原名是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特 (Francois-Marie Arouet)]、让-巴蒂斯特·佩兰 (Jean-Baptiste Perrin) 和保罗·朗之万 (Paul Langevin) 在一起。

坐在密特朗旁边的是来自居里夫人祖国的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 (Lech Walesa)。最后是居里夫妇的家庭成员：他们的女儿伊夫 (Eve) 以及已故女儿艾琳 (Irene) 和其丈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 (Frederic Joliot-Curie) 的孩子——伊莲娜·朗之万-约里奥 (Hélène Langevin-Joliot) 和皮埃尔·约里奥 (Pierre Joliot)，他俩也都是杰出的科学家。

皮埃尔·德让纳 (Pierre-Gilles de Gennes) 首先发言道：“居里夫妇永存于法国人民共同的回忆之中，是自我牺牲精神的美丽象征。”他是巴黎工业物理和化学学院 (EPCI) 的校长，在那所学校，居里夫妇发现了放射现象、镭和钋。莱赫·瓦文萨提到了玛丽·居里的波兰血统，并把她称作波兰和法国共同的爱国者。接着，弗朗索瓦·密特朗起身发言：

“此次将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的骨灰迁到我们最神圣的殿堂这一行为不仅是一次纪念仪式，还是一次法国对自己忠实于科学和研究的肯定，同时，确定对葬于此地的伟人的尊敬，对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生命的尊敬。在我们光荣的历史上，将一位女性埋葬于先哲祠是我们做出的审慎的创举。这是一个新的象征，

它抓住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在一个能力、理性探索和公共责任都由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一位女性毅然决定将自己的才能展现给世人，她的奋斗是我们的榜样。”

当密特朗说这些话时，在他的头上方，人们可以看到先哲祠正面所刻的铭文：致感恩国度的伟大男人们。这可真有讽刺意味。

演讲结束后，热烈的掌声回荡在大街上。低调的皮埃尔·居里生前表示希望自己被葬在索镇，是因为他憎恨“噪音和繁文缛节”，此刻他也许会痛恨这种表演。但是，不管怎样，居里夫妇，尤其是玛丽·居里（通常人们称她为“居里夫人”），已经被奉若神明了。几十年来，居里夫人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她一直激励着那些从她身上看到自己的梦想和渴望有可能得以实现的女人们，尽管这种可能性非常模糊缥缈。我就是她们中的一员。

当我十几岁的时候，在我记事板上的零碎东西之间，在凡·高的名画《星月夜》的复制品和我周五晚上的玩保龄球游戏卡之间，我用大头针钉了一张玛丽·居里坐在橡树下的照片。她的胳膊伸开，搂着2岁的伊夫和9岁的艾琳。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这张照片吸引，但理由肯定和科学无关。那时居里夫人是我的偶像，和崇拜其他偶像一样，你不必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就崇拜他们。或许我从玛丽保护性的拥抱中找到了舒适的感觉，当时，我妈妈在一起交通事故中

受了重伤，远在医院。谁知道呢？照片上的3人脸上毫无笑意，看上去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

那时我还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懂了。在照片下面，我引用了两句居里夫人的名言：“对生命中的任何事情都不要害怕，它仅是让人去理解的。”另一句是：“重要的是，对生活怀有梦想，将梦想变成现实。”直到当我为写这本书做研究时，才发现写下后一句的不是玛丽，而是皮埃尔·居里。

总之，玛丽·居里的一生真的是充满了激励人心的力量，这一点毫无疑问。她是科学领域罕见的天才。她出身于波兰一个贫穷的家庭，工作了8年才挣到足够的钱到索邦学院学习。期间，她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1893年，玛丽·居里成为第一个在索邦学院获得物理学位的女性。第二年，她又拿到了第二个学位——数学学位。她是索邦学院的第一位女教授，第一位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第一次是和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及亨利·贝克勒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因为发现了放射现象），第二次是8年之后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因为提取出钋和镭）。她是首位入选拥有224年历史的法国医学院的女院士。除了拥有恢宏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玛丽·居里是独自带大两个女儿的，而且竭力创造条件，使她们接受良好的教育，身体强壮，自强自立。

这就是居里夫人一生的事迹。但是，为了适应大众——记者、科学家、医生、女权主义者、商人、实



玛丽和伊夫（左）和艾琳（右）于1908年在索镇家中花园

业家甚至居里夫人自己——的想法和倾向，这些事迹被蒙上了一层浪漫的神话色彩。她被誉为科学界里的圣女贞德而被人怀念。巴黎有以玛丽·居里和她丈夫皮埃尔的名字命名的街道；500法郎的纸币上（现已是收藏家的珍品）印有居里夫人的肖像和她自称的“惨兮兮的屋子”的实验室以及她生活中的几个场景。邮票和硬币上也都印有她的肖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改装过的配有X射线的汽车被称为“小居里”。

还有根据居里夫人的传奇拍的半自传性的纪录片和故事片。还是小孩子时，我对 1943 年拍的电影《居里夫人》中葛丽·亚嘉逊（Greer Garson）扮演的玛丽和她丈夫皮埃尔的扮演者沃尔特·皮金（Walter Pidgeon）非常着迷。我还记得电影中的玛丽，搅拌着一大桶煮沸的矿石，脸上的汗珠闪闪发光。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样一个镜头：在漆黑的夜里，玛丽和皮埃尔走进她的实验室，看到凝结在盘子里一小块发光的材料时，玛丽惊呼起来：“噢，皮埃尔！是它吗？这是它吗？”这时，泪水从她的脸颊滑落下来。是的，这就是它——镭。

一个傻女孩被好莱坞女明星激励的日子已经过去好多年了。现在我写作的主题是女性，以及她们所生活的时代及当时的习俗和历史。为什么有的妇女会为自身所处的环境所困，有的却能逃脱，或者克服，或者无视这些阻碍？社会和家庭是怎样影响她们的渴望的？为什么有的妇女寻求独立，而有的却想踏上他人人为其指定的道路？还有，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居里夫人触动了她们哪一根心弦？还有许许多多此类的问题，令我充满了好奇。

我痴迷于探求人物的公众形象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神话般的居里夫人也许仍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女科学家。镭是她世所公认的伟大发现，在放射疗法治疗癌症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现实中，这是真的吗？这是她对科学的主要贡献吗？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居里夫人的一生逐渐成为一种



葛丽·亚嘉逊和沃尔特·皮金合演的故事片《居里夫人》的宣传海报

高大完美的形象。但在这个形象之后，有一位真正的女人。而这个人才正是我意欲探求的。

第1章 早期影响

玛丽·居里曾经写道：“伟大的发现不像密涅瓦那样会从朱庇特的脑袋里全副武装地蹦出来，它不是从科学家的大脑中流出的现成的东西，而是大量预备工作积累的结果。”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也有一句名言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但大成就所需要的远超过了科学上的准备。它还要求成就事业的某个人要尤其适合那项任务。歧视和贫穷、父辈的压力和梦想、爱国主义和被迫伪装锻造了玛丽·居里的性格，使她成为这样的人。

4岁的小玛丽站在一个玻璃柜前不动弹，柜子里面“有几个架子，上面放着令人惊奇的优美的仪器，有玻璃试管、小天平、矿石标本，甚至还有一个金叶子的验电器”。乌拉狄斯拉夫·斯克罗多夫斯基（Wladyslaw Sklodowski）教授告诉女儿，这个柜子里摆着的是他的“物理仪器”。这个孩子名叫玛丽亚·萨罗米·斯克罗多夫斯卡（Marya Salomee Sklodowska），昵称是玛妮雅（Manya）。她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居里夫人。当时她还不能理解这几个字的意思，但是“她没有忘记”。这是伊夫·居里记载的一件轶事。这件事也许是她迷恋科学的早期征兆，但它告诉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孩子对父亲的依恋。那个玻璃

柜子一直是锁着的，因为在 1863 年 1 月的波兰起义之后，俄国当局禁止波兰教授讲授物理和化学，斯克罗多夫斯基教授的科学课也被取消了。玛丽·居里写道，俄国的镇压阻止了父亲在科学上可能成就的一番大事业。尽管乌拉狄斯拉夫继续阅读科学期刊和报道，“我父亲连做实验的实验室都没有”。当然，玛丽不是第一个努力实现父亲未竟梦想的孩子。

斯克罗多夫斯基教授执教于华沙的一所俄国政府开办的高中男校，职位并不稳定。他有时担任副督学，有时又是任课教师。这些俄国人开的高中是仅有的有权授予学历的学校。波兰同胞认为这些学校里的许多波兰教师都被“污染了”。但乌拉狄斯拉夫认为通过讲课，他能够使波兰的民族主义精神和文化生存下去。

波兰也曾是一个骄傲的国度，但 1815 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维也纳会议上被封为“波兰国王”。从那时起，这个国家就处于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共同控制之下，甚至波兰这个国家的名字也被从地图上划掉了，而是借维斯图拉河的名字仅把它称为“维斯图拉”。俄国人的统治尤为严厉。学校里禁止使用波兰语，波兰历史和文学也同样遭禁。官方语言是俄语，所有街道和商店的标志都换成了俄语的。

两次反抗俄军侵占波兰的起义都相继失败了。而这两次起义发生的地点都离斯克罗多夫斯基家很近。第一次起义爆发于 1830 年 11 月，乌拉狄斯拉夫的父亲

亲约瑟夫，一位受人尊敬的物理学和化学教授，当了炮兵，参加了战斗。他被俄国人抓住，被强迫赤脚走了240多千米到一所战俘集中营。这次长途跋涉使他的体重减了近18千克。他那血迹斑斑、满是脓包的双脚一直折磨着他的后半生。可他奇迹般地逃了出来。

1863年1月的那次起义是一次更大的灾难。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波兰起义军——其中一些人的武器只是铁锹、棍棒和锄头——遭遇的是沙皇的正规军。结果，上千名波兰起义者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玛妮雅的一位叔父在战斗中负伤，另一位在西伯利亚度过了4年。剩下的大约10万名起义者带着他们所能拿走的一切逃到了外国，大部分逃到了法国。1864年8月，此次起义的领导者被逮捕并被处以绞刑。他们的尸体悬挂在亚历山大城堡的城墙上，这里离斯科多夫斯基家只有几条街远。整个夏天，尸体就挂在那里，任其腐烂。

斯科多夫斯基教授暗中进行斗争。他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意识到公开反抗是不会有结果的。1860年，反抗沙皇的斗争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着，28岁的他娶了一位年轻貌美、卓有成就的女子布朗尼斯拉娃·波古斯基（Bronislava Boguski）。他们都出身于称为兹拉赫塔（Szlachta）的低等贵族家族。尽管这一阶级竭力地想保存他们的贵族排场，如皇族饰章和以他们的家族命名的村庄。但是多年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土地和财富。然而，热爱学习的风气却被

传了下来，他们中许多人成了牧师、医生、教师和音乐家。有40%的农民家庭都比他们更富有，但是兹拉赫塔家族仍沉湎于对往日荣耀的记忆中。他们觉得自己比那些总以世俗的东西来衡量成败的人要高尚得多。

玛妮雅的祖父约瑟夫·斯科罗多夫斯基曾上过华沙大学，但他后来选择到管制相对较松的省份教书。她父亲也想上华沙大学，但是在1830年的起义后，学校暂时被关闭了。乌拉狄斯拉夫被迫当起了家庭教师，教授生物学，后进入了圣彼得斯堡大学学习。他在那里获得了数学和物理学学位。再后来，他回到华沙，被聘为助教。他的薪水少得可怜，连婚都结不起。这时，布朗尼斯拉娃·波古斯基向他伸出了援手。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不论是体力上还是脑力上都不足，不能算劳动力。可这种观念却被潜在的现实打破了：农村妇女在资本家开的血汗工厂里劳作，拿的只是男人工资的零头，另外还要在田间劳作，收割庄稼。1863年起义期间，妇女承担起了男人的工作。起义失败后，妇女又不情愿地恢复到以前的角色，结婚生子，操持家务。她们能得到的工作非常有限，通常只是护理和教书等职业。

布朗尼斯拉娃的父母并不富裕，但是却想办法送她上福瑞塔街学校，那是华沙当时唯一的一所私立学校。所有这样的私立学校都受俄国官员的监督，但是这所女子学校所受到的控制却不那么严格，因为俄国